

小年, 21时, 南京火车站, 过检票口乘自动扶梯到站台, 我前面站着两位老人, 大妈背着只大背包, 手里拎着一大壶杨梅酒; 旁边的大伯也背着只大背包, 两手各拎着两只大塑料瓶, 瓶里装满了鸡蛋。我颇好奇, 这鸡蛋是如何塞进那塑料瓶里的? 塑料瓶原来大概是用来装酒的, 5L的容量, 瓶口虽不算太小, 但鸡蛋明显是塞不进去的。

我跟在后面偷偷给装满鸡蛋的大塑料瓶拍了张特写, 发到微信群里问, 这鸡蛋到底是怎么装进去的? 有朋友就笑话我太笨, 观察又不仔细, 说以前在长途车上见过这种装蛋的方式, 先将塑料瓶瓶体用刀割开, 将蛋一个个仔细码好, 再用胶带一层层将塑料瓶重新封牢, 这样安置妥当的鸡蛋可以经过长途运输跋涉而不碎不裂。

我忍不住感慨了下, 为了给在外工作生活的孩子们带些家乡特产, 老母亲老父亲们在带货方式上总是显露出超人的智慧。上了车, 因为是成都开往杭州的火车, 算是春运中的逆流, 又是整个旅程的最后一站, 所以车厢内空荡荡的, 只稀稀落落地坐了些乘客, 颇有几分寥落之感。

这跟我前天出发时的情景刚好相反——寒冬的清晨, 天尚未亮透,

火车上下

王秋女

地铁站已是人潮汹涌, 地铁车厢里挤挤挨挨, 因为这条线路上分布着两座火车站。很多人都是拖着行李箱, 拎着大包小包, 还有每到春运就在网上走红的涂料桶, 也是随处可见。每过一站, 只见上车的乘客源源不断, 却不见有下车的, 一直到火车站这一站, 门一开, 立刻哗啦啦地吐出一大波人流。火车站更是灯火通明热闹非凡, 安检口排队进站的队伍蜿蜒曲折。好不容易上了车, 已经有了不少席地而坐或倚壁而立的乘客, 有高声说笑的; 有激动地打电话报告行程的; 有推着大件行李小心挤过通道的; 有奋力把沉重行李箱往行李架上塞的……原本宽敞舒适的车厢被挤得水泄不通, 大家脸上却并无不悦之色。

而今晚的车厢却异常安静冷清。窗外夜色极浓, 疲惫的人们已经退去旅程初始时的亢奋, 伏伏地闭着双眼打盹。这种状态大概更契合如今的我对过年的感觉: 倦怠厌烦而又带点恐慌忙乱。人到中年, 对于过年, 不再如孩提时单纯地期盼希

翼, 欢喜雀跃, 而是需要各种兵荒马乱, 协调安排。过年先去谁家再去谁家从来是个亘古难题; 走亲访友该准备多少礼物包多少压岁钱比较体面又不至于伤筋动骨; 亲戚催生二胎该找什么借口搪塞; 加薪升职换房换车各种明攀暗比的场合如何不动声色地敷衍过去……打开手机日历一算, 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年三十了, 这些琐碎事烦心事全纠缠在一起, 我烦躁地闭上了眼睛。

22:26, 列车抵达杭州东站, 下自动扶梯时, 发现眼底又晃着那两大桶鸡蛋。我抬起头, 看见这两大塑料瓶的鸡蛋现在已拎在一位年轻男子的左手, 他的右手, 则拎着一大桶杨梅酒。他的身旁, 走着刚才拎鸡蛋和杨梅酒的大伯大妈, 现在空出手来, 明显轻松了很多, 满脸兴奋地同年轻男子说着些什么。大伯大妈, 显然是特意从老家赶过来和他们的儿子团聚的。

看着这一幕, 我的鼻子突然有点发酸, 过年的感觉, 在这一刻, 被渲染得浓墨重彩。

再想起自己刚在车上纠结的种种烦心事, 和过年与家人团聚的快乐比起来, 又算得了什么呢? 脚下不觉加快了步子, 我也要赶着回家!

过年, 其实真的很简单, 就是一家人, 在一起。

走出虹桥机场, 去地铁的小路旁, 闻见空气中醇厚的桂花香。我并未抬头, 却知道已在江南。

什么是江南? 转去嘉兴, 再坐车去海盐参加一个会议, 车中的一位老人, 旅美多年, 看着窗外, 喃喃地问道, “这是江南吗? 这是江南吗?” 惊叹还是惋惜, 谁也不说清。

小时候第一次知道江南是翻阅武侠小说。梁羽生先生笔下贬滴西藏的官员念念不忘江南; 金庸先生《射雕英雄传》开篇第一句: 钱塘江浩浩江水, 日夜夜无穷无休地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 东流入海。抵达宾馆十楼房间, 临窗一看, 远处钱塘江却已立起无数高楼。

书桌放着会议发放的材料。本次会

议是纪念沈祖棻先生诞辰 110 周年。江南之于先生, 可谓巨大的精神力量。抗战避难蜀中, 江南归路, 北望京华, 梦中横塘, 在词中频现。天气严寒之时更留下一“轻寒莫放重帷下, 万一江南有雁来”这一广为传唱的名句。

然江南并非舞榭歌台而已。这样一个天地灵秀之所钟的地方, 诞生的文化, 使得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既敏感又坚毅。谁能设想这样一个温柔之地长大的女子颠沛流离中却做出如此的决断: “受业向爱文学, 胜于生命……一日偶自问, 设人与词稿分在二地, 而二处必有一处遭劫, 则宁愿人亡乎? 词亡乎? ……” 继则毅然愿人亡而词留也。” 纵然舞榭歌台被雨打风吹去, 江南, 依然是一种精神。

江南

范若思

本文的标题, 对一部分读者来说, 是很容易懂的, 比如对杭绍(杭州和绍兴)一带的人; 但可能有大部分人“理不清”这三个字: “说”和“造”是动词, “话”也许是名词“话语”吧, 抑或是动词“说话”? 其实“说说话”在杭绍方言中是“说假话”的意思。“造话”是“假话”, 编造出来的话, 不是真的, “说造话”是在撒谎。

按说“撒谎”现象在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经常发生的, 对这种现象, 有人恨之入骨, 有人却显得十分宽容, 而心怀宽容的恰恰是一些科学工作者。

“你想我吗?” 妻子问刚回来的丈夫。出差了三天, 从早到晚, 日程排得满满的, 哪里还有时间想。然而他却用深情的目光看着她说: “我日夜都在想你。” 每个人都会说谎, 但是“经常”到什么程度, 是

一笔糊涂账; 有的人说, 很多人在为时 10 分钟的交谈中, 会有 2 次到 3 次撒谎; 另一些人认为, 我们每小时平均撒谎 12.5 次; 还有的人甚至说人每天撒谎的次数难以统计。

现在, 科学家们对研究撒谎的真正原因有了更新的手段, 神经学家通过图像成形看到撒谎者的大脑, 心理学家可以通过精密的测试解开撒谎时的无意识动机(或起因)。结果发现, 人会撒谎是一种驾驭生活的前提; 进化生物学家甚至声称, 撒谎是文明进步的动力。哲学家则说, 不分青红皂白, 反对一切谎言是错误的, 就像消灭所有的细菌(包括生产葡萄酒和奶酪用的细菌)是错误的。一样。

维也纳有一位世界公认的谎言研究专家, 名叫彼得·施蒂格尼茨, 他认为谎言有两个准则: 第一个准则即谎言的定义: 有意识地回避真相。第二个准则是谎言有好坏之分, 两者之间有一个道德界限。如果我用自己的谎言有意识地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害处, 那么这就是坏谎言。施蒂格尼茨教授还将谎言分成三类: 一、自我欺骗。二、欺骗他人(向一个人或几个人撒谎)。三、向集体撒谎(向一大群陌生人撒谎)。

如果总是说真话, 生活将会变得苍白和无趣, 人撒谎很可能是为了省麻烦、为了使生活变得轻松去坐坐? 我愣了一下, 这不是“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么。心里觉得好温暖。前些天, 临沂的朋友发我微信, 说家里蒸了老面馒头, 这会儿冻实了, 发个家里的地址, 我好给你寄。我听了有些迟疑。我离山东临沂, 不说千里, 也是好几百里, 寄馒头过来, 委实太劳烦了。不在苏浙沪范围, 快递费都要赶上馒头的价格了。就忙说不用啦, 街上也有安徽阜阳大馒头卖。

朋友连连发了几张图片给我看, 圆滚滚、胖乎乎的白馒头, 一只只排好在泡沫盒里, 整装待发。她继续说, 我们这儿过年家家会蒸馒头, 今年做了二百来个, 爸妈、公婆、你, 还有自家, 大家分分, 新年就图个蒸蒸日上嘛。

一听后面这句, 我啥都不说了, 马上回了个笑脸, 并打上家中的地址——无论世界如何革新与进步, 人与人之间情意, 是最可贵的所在。

七夕会

小年夜大扫除

陈建兴

春节就要来到了, 每当这个时候, 弄堂人家都会在小年夜这天全家总动员大扫除, 将家里角角落落打扫一遍, 过一个干净和喜庆的节日。

大清早, 弄堂人家就噤声咿咿开始大扫除了, 大人们吩咐着小孩去吊井水, 倒垃圾、卖废品、擦锅子、擦玻璃窗……一年了, 家里边边角角积了不少灰尘。父亲穿上了劳动布工作服, 头戴军帽和口罩, 用一只鸡毛掸子四处掸灰, 够不着的地方就把鸡毛掸子绑在丫杈头上, 不久, 身上就粘满了灰尘和蜘蛛网。父亲又站在骨牌凳上用揩布揩掉了碗橱顶上厚厚的一层灰尘。橱的背后也结了不少蜘蛛网, 父亲与哥哥用力将橱搬开了一条狭缝, 让我钻进去揩掉。我不断地帮父亲揩揩布, 倒去一桶又一桶墨赤乌黑的脏水, 又去吊来一桶又一桶的井水。

母亲与姐姐则把全家几床被褥拆开泡在了肥皂水中, 两个人分头在两只脚盆中的搓衣板上搓洗。天气寒冷, 姐姐双手冻得通红, 不断用嘴哈气搓手。母亲却催着她快点洗, 好趁太阳好的时候晒出去。终于洗好了, 她俩就端着一只大脚盆去给车站漂洗了。我也时常被母亲在弄堂的一头大声唤去绞床单, 与姐姐二人在被单的两端用力地反向绞紧, 慢慢地绞出水来, 直至绞干。这是弄堂人家洗被单、床单一个常见的动作。

哥哥从曹家渡建材店买来了生石灰, 租回了排笔。他将生石灰泡在一只陶缸里, 生石灰遇水冒泡沸腾着, 一股热气冲了上来。待石灰水冷却的同时, 哥哥将买来的猪血老粉拌好, 又将家里一扇老门的许多裂缝嵌好, 粗砂皮一打, 用朱红油漆刷一通, 破旧的老门变成了新门。他又用剩余的油漆把家中的畚箕和煤球炉也漆了一遍。听人说, 在石灰水里放上一只煤球刷出的墙壁会亮白, 他就照着试了试, 果然墙壁白而透蓝, 只是家里多了一层石灰的味道。

看我有点闲, 父亲将家里四五只大大小小的钢钎子丢给我, 叫我用谷壳和煤灰拌在一起擦锅。我用力反复擦, 直把黑漆漆的锅子擦得铮亮铮亮的, 可一双小手却变得墨赤乌黑的了。擦完锅我又去擦玻璃窗, 偷懒用湿揩布在一块块玻璃窗上一抹了事, 玻璃上留下了一道水渍。父亲皱着眉头数落我, 叫我用干揩布将玻璃窗上的水渍揩干, 再用

弄堂旧趣录

雪浪山品茶

言子清

雪后之晨, 爬上无锡西南郊 146 米高的雪浪山主峰, 心境顿宽。雪浪山, 仿佛太湖一朵浪花涌上陆地凝固而成。打开背包, 我取出不锈钢热水瓶, 倒一杯煮沸的雪水(瑞雪飞, 我用两只脸盆放在夜色浸染的阳台外架子上, 储存)泡的茗鼎红茶, 对着喷薄而出的朝阳, 细细品味, 鲜洁、微甘。

其实, 来此品茶, 更是品文化。雪浪山周边有 6000 年前先民生活的庵基墩、洪口墩、赤马嘴 3 个遗址; 这里走出了无锡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蒋重珍……

下山, 山腰几个小孩在打雪仗, 巧的是, 一个大雪团掉在一个鼠洞口, 咚的一声, 震得老鼠从洞中蹿出来。不远处, 一只伏击的白猫紧盯不舍, 游客们高呼“加油!” “加油!” 白猫咬住老鼠, 还一片雪后的洁白……



斑斓水杉

严凯摄

从大衣到中山装, 从假领到破袜子、外套、内衣、尿布……好一派壮观的景象。有的人家还在自家门口拉着一根根的绳子晾晒袖套、饭单、手绢、枕头套等等。本来狭窄的弄堂空间, 这时更加拥挤不堪了, 来往的行人不时躲着从竹竿上淌下来的水渍, 左右避让着竹椅、凳子上晾晒的东西以及竹节架上挂着的鳊鱼干、腊肉、板鸭、咸鸡、猪头等。这是那个年代过年前特有的一道充满人间烟火的风景区。

傍晚, 里弄干部挨家挨户送对联, 送给我家的一对毛主席的诗: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滚。” 我用浆糊恭恭敬敬平平整整地贴到了油漆一新的大门上。

美食

我的老家, 如今也算不得乡村了。家家有 wifi, 户户用上了煤气灶, 不日后, 管道煤气也将开通。想小时候看《西游记》, 唐僧师徒一路翻山越岭的苦行, 大凡看到“袅袅炊烟起”, 猪八戒就特别开心, 可以投宿, 可以有缘有饭吃了。如今老家炊烟已少见。每家的小洋楼, 均围砌了高墙大门, 老杜笔下“篱

珍重题糕字

阿果

呼取尽余杯”的热闹也少见。时代巨轮每天向前,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方便, 同时也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好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没有疏离。村坊里, 每逢谁家做了青白圆子, 肯定挑出好的分送邻居; 杀了年猪, 也是要请左邻右舍过去, 解解馋、过过瘾。那日到村里散步, 偶遇堂姐的舅母, 便打了一声招呼, 对方笑盈盈问, 吃饭没? 家里